

长江源嘎嘉洛文化系列丛书之六

尋根長江源

ॐ नमो भगवते वासुदेवाय ।

文 扎 著

西安地图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寻根长江源

འབྲི་ཐུང་སྲིད་པའི་གྲོལ་ཐུགས།

文 扎 著

西安地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根长江源/文扎编著.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1905.6

ISBN 978 - 7 - 80748 - 314 - 4

I. 寻… II. 文… III. 治多县 - 概况 IV. K924.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5501 号

寻根长江源

文扎 主编

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友谊东路 334 号 邮政编码: 710054)

新华书店经销 青海地矿印刷厂印刷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开本 8 印张 120 千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ISBN 978 - 7 - 80748 - 314 - 4

定价:48.00 元

引言

长江,养育生命的乳汁。她孕育了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滋养了博大精深的青藏文化,她气吞山河的伟大行程始于纯洁如玉的格拉丹东雪峰,在中华大地划出一道生命的绿带;与她结伴而立的是堪称“亚洲脊梁”的巍巍昆仑,宛如一条巨大的银龙盘踞在大江北部。如此壮美的山川大地上,奔腾咆哮的不只是通天大江的浪歌、风行千里雪山的天地古韵、也不只是健步如飞的藏羚羊,擂动大地的马蹄声……一曲人与自然合奏的生命交响乐,从“世界屋脊”悠悠飘来,在它的音符中弥漫着祥和与神秘、古老与纯朴……

读者感言

此书深刻表达了许多我们想说而未说或未敢阐明的一些观点。它代你阐述了曾经隐约闪现过的诸多思想,在同一个心灵高度和你产生共鸣。

——宗金才

这是从青藏高原腹地发出的声音。字里行间充满着一种文明的自信。给人以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亚卓

此书具有浓厚的藏族文化气息,令人回味无穷。通过这本书我领略到藏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索南求措

目 录

第一部分 生命从这里起步

冰川——献给生命的冈加却巴	2
---------------------	---

江河

藏布——纯净的江河	11
-----------------	----

母牛大藏布——长江	13
-----------------	----

湖泊

女性的美	16
------------	----

拜祭太阳湖	19
-------------	----

聆听客嘉嘎瓦圣湖的心跳	25
-------------------	----

第二部分 雪山环绕的家园

雪山	28
----------	----

昆仑雪山	31
------------	----

阿尼客嘉嘎瓦(雪山之魂)	32
--------------------	----

草原	35
----------	----

生灵	39
----------	----

第三部分 长江源游牧文化启示录

牧人与时空	42
-------------	----

牧人与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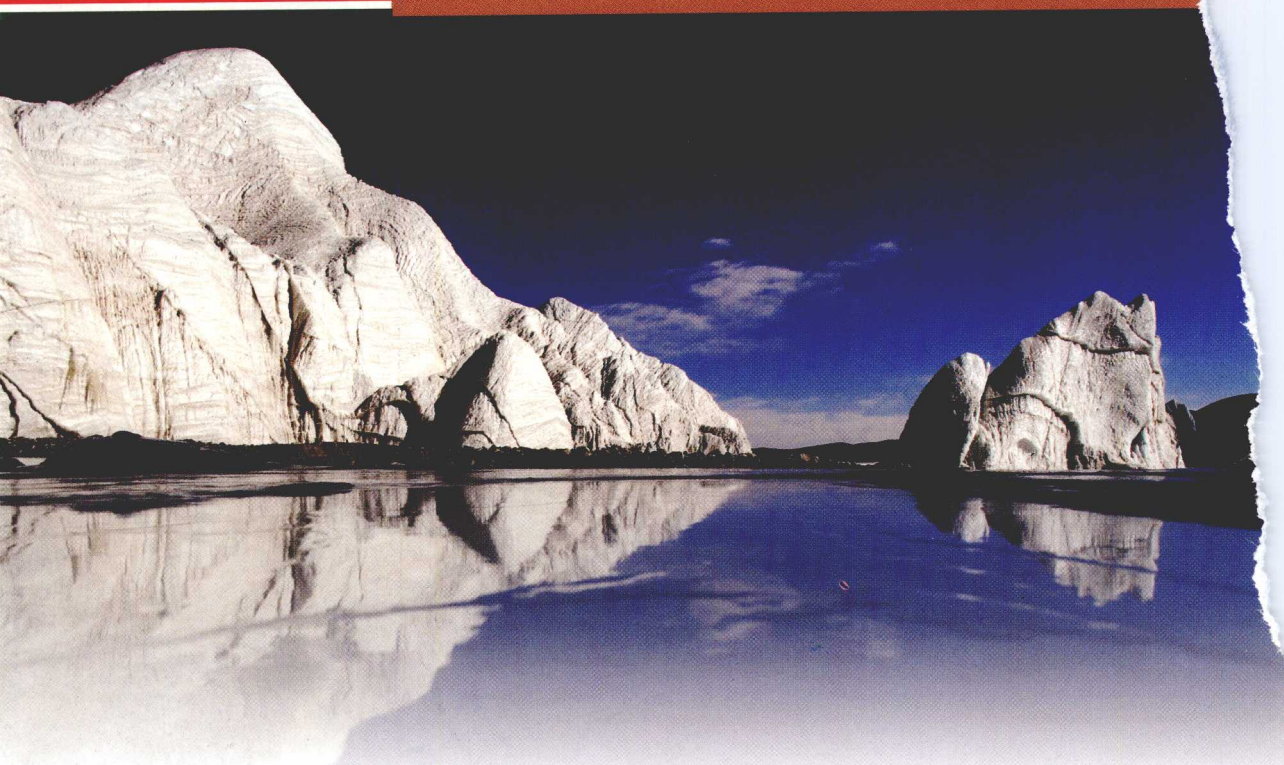
千年回音	49
珠姆走过的地方	60
城堡之邦	68
历史的港湾	74
废墟上崛起的王国——玉树	79
从长江源著名说唱艺人才仁索南先生说起	82
长江源尕嘉洛游牧文化	99
龙狮之后——藏獒	106
古塔·古运河	113
离“家”出远门	116

后 记	121
-----------	-----

第一部分

生命从这里起步





冰 川

——献给生命的冈加却巴

从大地上隆起的这座高天厚土，在形成的初始就彰显了它不凡的气度。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的亲密接触，改写了地球的历史。从大地上缓缓抬升的是一座献给生命的曼陀罗，世界从此开始仰望这片神奇的土地。一幕大自然的历史演绎剧在云遮雾绕的大山间开始了它生命的历程，大地上的每一株小草、每一个生灵都感觉到了演绎变化的存在。它向着太阳、向着太空升腾，从珠穆朗玛峰巅俯瞰着熙熙攘攘的人间。长江、黄河从这里向东倾泻而下，一路欢歌，浩气冲天。滋养了维系江河流域的生灵，孕育了绵延千年的文明。那里时而狼烟四起，时而歌舞升平，也不乏传颂千年的创举。那里的人们，他们背负苍天，面对黄土耕耘着自己的田地。长江与





黄河从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在大江的暴怒与滋润的洗礼中浇铸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他们从自然到精神都筑起了一道固守千年的“长城”。他们很少将猎奇的目光越过那道千年的防线。但1000多年以前的某一天，一位诗人终于抬起了他高昂的头颅，目光向上，再向上，一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绝唱从此响彻千年。长江却直接被尊称为通天大江，而那通天的一头便是这座献给生命的曼陀罗。

雅鲁藏布江、澜沧江从这里抬步迈进了异国的土地。藏族史书记载：青藏高原曾是一片汪洋。上部的阿里地区湖泊遍地，中部拉萨地区河流密布，下部朵康地区是巨大的蓄水池。后来在高原的东南面决堤而出，河水退了场，形成了雅龙河谷。一个民族从猕猴的神话中来到了人间。完成了一次自我超越，孕育了一次生命的诞生。连通了民族和国家。

象泉河和狮泉河从南面倾斜而下，每一滴水珠负载着神秘与梦幻。一个古老的文明从信仰的浸泡中展放开来。千年的期盼，梦想着越过那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去叩拜那众水之源——世界中央的“须弥山”。恒河从天界滴落到这里，夹带着冈仁波切圣洁的水珠，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就世代接受着她的洗礼。珠穆朗玛峰的突兀拔高了他们的想象，炎热的气候向往着清凉的天堂。大智大慧的佛陀在一个民族仰望的尽头寻觅到了一处唯一坐落人间的净土——雪山环绕的香格里拉。佛如是说：从这里越过九座黑色的山峰，是雪域藏地，其北部是没有人间忧愁，没有燥热与欲望的香格里拉。两块古大陆不由自主地相撞在一起，撞出了令众生仰视的喜马拉雅山峰，撞出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撞出了献给生命的曼陀罗——青藏高原；而两大古老文明的神往与仰视，造就了雪域博大神奇的文化。



青藏高原通体充满着清凉,蕴含着晶莹剔透的水,她裹着一层厚厚的冰衣,遥对着地球的南极和北极。

这是一座冰清玉洁的曼陀罗,是造化奉献给生命的杰作。佛说:日月星辰捧拥的须弥山!如此气吞山河的博大或许是唯一配作青藏高原的礼赞。从这座“须弥山”上垂挂的几条大江,各有各的源头。生存在这片高天大地上的人们,对于水源的关注几乎是与神话同期的。在近代诸多探源学者涉足之前,对几条大江的源头未曾产生过怀疑。长江称“母牛河”,黄河谓“孔雀河”,皆以源头地貌命名。目前仍在沿用此名,这与本地历史文化有关,他们对于源头似乎更有说服力,更加从容镇定,而且从来不惟探源者的确认而改变称呼。但是许多外来人开始对新确认的大江源头产生了兴趣,并以走进江源探险作为一种勇敢者的标志和归根的行为。

长江源最新确认的源头是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雪峰。这里千里冰川,万里雪峰,是雪与冰的家园。走进这冰雪世界,你能够零距离触摸万里长江的第一滴水珠,想象“大江东去”的波涛与气势。它的生命从冰川中滴落到大地,挥笔中华大地,融入宽阔无际的东海。回首相望,千山万壑的尽头便是擎天冰柱——格拉丹东雪峰。

格拉丹东雪峰在雪域藏区可以说是一座“后起之秀”的雪山。她的出名并非是青藏高原众多雪山因其神胜地位而著称于世的那样,她的著名中包含着更多与青藏文化异样的现实内容。格拉丹东自从被确认为万里长江初始流出地之后,尽管在本地文化的观念里仍旧只是一座“高高尖尖”的雪山,但在外部世界的眼里早已变成了“生命之源”,因而越发显得高大而深刻。

我也应了这种时尚,前后两次踏进了这片被世人关注的冰雪



世界。

第一次是治多县建政五十周年的前夕(2002年7月),第二次是治多县建政五十五周年前夕 2007年11月份。

第一次走进这片神圣的土地,我对这座雪山的了解除了科学探源者们提供的零星信息外,几乎没有任何背景知识。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我真有些羞于面对这座山峰。“格拉丹东”这四个字在我的印象中最初是以汉字的形象出现的。尔后有了诸多望文生义的藏语翻译。幸好,在雁石坪遇见了曾多次带路旅游探源者的一位本地人。他是一位非常健谈的人。我从这座山峰的名称开始向他请教了有关雪山的历史。他说有一次带领一批旅行者去了格拉丹东山脚。时间已是下午,当太阳快要落山时,晚霞染红了西天。从格拉丹东的背影里他看到了一尊巨佛,慈悲的慧眼中发射出霞光万道……我想这便是“格拉丹东”的文化诠释吧!“格拉”有山身是一尊佛之意,而“丹东”有被白色哈达包裹的利剑之意。我这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雪域祖辈们命名山河的寓意。使我更加感到惊奇的是,格拉丹丹东侧的那几组冰川。从远处看,冰川从雪峰往下涌流,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动感,仿佛亮出了冰川涌动的刹那间造型。山下便是神态各异的冰塔林。藏语美其名曰“刚加却巴”——奉献给众生的冰林。这名称本身就是一首晶莹透体的诗,一首牵动千年文化的史诗。千百年惊天动地的锻造,孕育了献给众生的冈加却巴!巧夺天工的冰塔林,是生命源不灭的胎记。

我没有想到青藏文化能够生存到如此伟大的高度——这里海拔5300余米,除了一些苔生植物外,几乎没有生命的迹象。

第一次来到这块神奇的土地,尤其进入那迷宫似的冰川林中,时间仿佛长了翅膀,眨眼功夫就已经是黄昏时分。此时其实早已“弹尽粮绝”——随身携带的胶卷没有了,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这



一尘不染的净土世界。那晶莹闪烁的水珠走出冰川,踏向千山万壑时,会有与我相同的感想吗?当它离开母亲的怀抱将要远涉重洋,或许和我一样回眸告别那“生命之源”吧?!大自然的手笔永远是无与伦



比的。当我回首向着那宗教般神秘的雪山和冰塔,默默地近乎祈祷般地作别时,一抹晚霞染红了西天的净土,太阳缓缓地沉入雪山的那一边,顿时万道霞光从格拉丹东雪峰后洒向天空,致使我们这一行旅人无所适从。此时用人间最美的诗句赞美都有点小气,甚至会亵渎这幅美景。我的同伴们大都忘了“自我”,返朴归真了。有的在五体投地地磕首,有的合掌默祷,有的静立一隅。一位来自首都北京的朋友感慨道:“我终于明白青藏高原为什么会产生宗教!”这也许可以当做用人类的语言献给那一抹晚霞的敬礼吧!



格拉丹东雪山

时隔五年,我又一次踏向通往“生命之源”的道路,从噶曲河下游向上望去,格拉丹东雪山坐西向东,背靠唐古拉山脉,脚踏万里长江,遥望波涛汹涌的东海,在天的尽头亭亭

玉立,是天造地设的“生命源”巨碑!那挥洒自如、穿山越岭、滋养生灵的“涛涛东去”之水便是她的碑文吧。





千年智者

它。它的疑问也变成了我的困惑。我终于不断地发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消失？我将问题追问到雪峰脚下，我和雪山中间只隔着一道冰墙。夕阳下，那冰墙显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的轮廓，他千年的沉默里蕴藏着宇宙乾坤的哲理。我走到这哲理的尽头，才醒悟到这“千年智者”面对的真是我不解的困惑。于是我仓皇而退，从迎面那两座冰柱间我分明看到醒目的“人”字型蓝天。我该为谁祈祷？又该为谁忏悔呢？最后一抹夕阳洒在这静默千年的冰塔上，我立即按下快门企图把这番美丽的“瞬间”变成“永恒”，但黄昏从天边渐渐围拢过来，夜幕即将笼罩这片土地！

二

回到家乡，一个古老的传说从记忆的童年中走来。这或许是冰川的召唤。冰川与冰川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连接吧？

可可西里的冰川与格拉丹东的冰川完全不同。可可西里的冰川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火与冰的相容。冰川从布喀达板(卓纳顿则山)雪峰下涌卷而来，刹那间凝固在半山腰上，仿佛在等待一次惊





天动地的巨变。距离冰舌末端百米外却是一个沸沸扬扬的火热灶台。从这火山口喷出的热气直逼着凝固的冰川,地球的极冷与极热仅在这里同台表演,“热”与“冷”在大自然的智慧中可以是近义词吗?面对这种现象,我仿佛窥探到了人类哲学的“摇篮”。人间一切过冷的或过热的矛盾冲突拿到这里加热或冷却一下,或许会化解成近邻和友谊,只要你听懂大自然的语言。当我伸手向那火山口时立即感觉烫手,而触摸那冰川时却刺骨地寒冷。同样的东西却有着如此不同的感觉,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它想告诉人类什么千古秘密吗?

从可可西里把思绪收回到通天河的南部,去看看曾经与祖辈有过交流的那一座雪山吧!

这是一位美丽的少女。她掌管着长江源区女性的美丽与聪慧。她的芳名叫昂措麦龙,意为“天鹅湖镜”,姓属查卡氏。她坐东向西,



冰川夕照



洁白无瑕的脸稍稍带着羞色侧向北部。从远处看,如十五圆月露出东山之顶。祖辈传说,从相距千里之遥的拉萨市北山之巅,能够看到这轮明镜似的“圆月”。她的芳名从此远播他乡了。而且这位美丽女神的管辖地中,确曾出过一位千古佳人珠姆——格萨尔王的妻子。她是一位曾经触动过千万雪域男儿的绝色佳人,男儿们甘愿为她倾家荡产,抛弃江山,丢弃性命……她的美是无价之宝。

美丽女神那圆月般的脸盘,是千年不化的积雪,是长江源头海拔最低的冰川。居住在这里的牧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审视着这座美丽女神的脸盘,预测着来年的年景和未来人世的变幻。他们确信:一旦那美丽脸盘有了瑕疵,这年的年景必定不好。而整个脸盘变成黑色时(冰山消融),这世界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从格拉丹东的夜幕中走出之后,怀揣诸多疑问来到昂措麦龙女神前,像我祖辈的目光一样望着她的面颊,抖搂出我所有的问题。她静静地望着远方,目光穿透未知的岁月。那皎洁的脸盘轻轻地着落于东边的山头,一动不动。沉默如罗丹的《思想者》,沉默如宇宙的黑洞。

